

因知記

上下

庫	文	閣	内
九	九	四	漢
四	五	三	書
三	三	三	類
架	函	號	

漢書門			
九	四	五	三
七	一	三	號
六	一	三	架
三	冊	架	函

儒宗十三号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453	
冊數	3 (1)		
函號	299	9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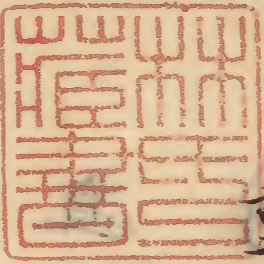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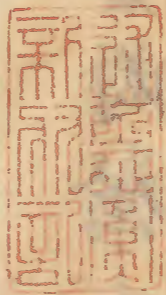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重校困知記序



淺草文庫



後學慶陽李楨撰

古語曰夫聖賢之道如日行天如

水行地皇以道而皇帝以道而帝王

以道而王昏率性行之以治夫家國

天下用能世躋雍皞悠久之盛民安

物阜心志醇一耳月不易五霸作而

帝王之道始假魏斯田和篡而惠威
之傳居然稱王法制淪夷帝王之道
于是漸滅殆盡孔孟本身心以彈制
作蕩氛祲排昏墊鼎建乾坤明道之
功上與帝王並慨自達磨航泛以來
直指人心見性為佛五傳六傳宗孽

南北舍那北之形象南遍北厥南十千世界南誼北讀南生北

民俾髡頂火身甘荼毒戕賊不自寧

卹當是時訓話詞章之儒日放心于

場

蒙茸誕蔓之揚熒感吾道本真彼禪

氏者流執心說以烜赫天下苦身修

行之士徃々指軀比肩日談所謂心

而壑赴之返駕馭俗儒上則聖道之

弗著弗察愈離愈遠無怪也二程氏
崛起天中撥翳抑泮伯子清明純粹
明覺自然有為應迹潛續洙泗脈絡
林子從而闡繹之孔孟之道劃以昭
朗而伯子學術亦因以發明向非正
叔氏作則明覺自然之真傳適足以

齋定慧家之口吻親炙楊中立輩先
自深迦毗羅氣習彼隨影逐波者又

何以尤正叔氏之功于是為大緊自
唐宋大臣蕭瑀以佛為聖人晁文元
迴氏疇色空之蔽而啖其精髓曉然
執鞭各不失本色實相張無垢始灑
掃中立之門既竊宗杲冥語而委身
飯依情狀無甚回互陸子靜則儒其

身而禪其心大漏明心機絨而受用
在此其徒揚荀氏又縱橫宣暢妙義
執為吾道正脉攷所行事猶云踐履
氣節苦行頭陀眇能睇驥之乘嗟々
此尚可論其世學術日下人心彌巧
何近世儒者之紛綸錯沓鼯質而豹
文也吾嘗彈之矣彼且謂無東魔戒
行彼且精無上乘圓覺法爾且嫌典
儷吾將儒之彼且鼓簧聽聞彼且蛆
蠶根氣抵竊據三藐三菩提之吠啞
高自推托擅置推鑿々真元竅掉臂
先儒上秤量大聖大賢屢變其說以
求勝初之蒙養長育之功其雄心功
利決皆詞章剞闢竇字招致牽引間

多義質善行士勾攝畛畦內一咀
片滓嗜啖過如膏梁方厭飲調劑興
飽德之歌猖佯驕秦呂羸孔孟之漢
牛馬周程之派六經束為糠秕物而
凌轍聞達睥睨人世嗟以不有真儒
安明正學整菴羅允升氏奮起南服

以自得者筆為困知記一昏涵濡道
術咀嚼正味精剖似是之非躬衛箕

裘之業古人所謂回白日于既西障
狂瀾于將東厥切于是為大愚故曰
今之允升氏今之程叔子也獨其闇
然自脩謝絕門徒耻醜顏角尺寸几
席之講既寡其傳世之喜新奇捷徑
而忘精實切近甚有疾其說之勃

捷

害已也多罔置沉匿用殄厥世愚為
此懼恐久而失傳無可為吾道券暇
日緘閱校訂不厭三復俟知道君子
力為之表章流布的正鵠未蒙庶
吾道幸矣嗟々茲豈得已也夫
萬曆貳拾年壬辰春正月上元日

重刻困知記序

後學澄海唐伯元撰

一陰一陽之謂道中而已矣是道也在天為
命在人為性以其循環無端謂之易以其實
有是理謂之誠以其渾然無私謂之仁以其
至極而不可加謂之太極以其純粹以精謂
之至善又以其理出乎天也謂之天理人有
是心即有是理故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

皇降衷若有恒性人心之必有道心恒性之
即為降衷天生蒸民不可易已衷者中也道
中而已矣故曰允執其中是故其要則在脩
身其物則在典禮故曰敬脩可願曰慎厥身
脩而曰慎徽曰敦庸皆其物也故曰人受天
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
則以定命也古先聖人既皆以此邇相傳授

迨其既生則載其教在詩書史記凡生于中國
之人共聞共覩相與共執此中而聖人猶且

皇、乎懼其中之難執也稽叢舍己好問用
中若將墜失而無稽之言弗詢之謀則切、
以勿訖勿庸為戒嗚呼是何聖人執中之難
也何聖人之心凜乎不敢自聖也雖然此尽
性之學也尽性之學聖人必有事焉而終不
敢以語乎人筆于昏曰吾以尽性也何也微
乎其言之也其可言者自有在也周衰學廢

孔孟憂之性命之旨非中人以上則不道而
頻々于詩昏禮樂之訓猶恐未足以防好異
者之趨也于是乎示以養之之法于是乎廣
以推之之方于是乎迪以為之、序其見于
魯論所記及曾思孟之書特詳使知為真則
必以規為方則必以矩規矩設而智愚賢不
肖莫之敢違焉故曰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

巧又曰大匠不以繩準其要也則又擗之曰

自天子至庶人壹是皆以循身為本而曰此
謂知本曰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而曰所以
立命嗚呼學而知本立命焉約矣秦漢以後
世教絕而大學卒然而董韓得以翼其緒周
程得以統其微則以其規矩之說具在而某
教易明也程門高弟寔失其真考亭氏出始
收拾遺書表章程子以接于孟氏其所為訓

翼

其

如格物戒慎諸解雖未必一一合聖人
其心性之辨則詭于經者甚少至于從入規
矩尤必詳乎其言使的的乎可循而據則考
亭氏之功于吾道偉矣世之儒者乃曰心即
性也心即聖也詩昏障也閑見外也嗚呼果
孰為而傷之耶果何稽之言而可眩耶夫知
本立命于學者則誠要矣不傳者非一日矣

誠其見矩在也其失未遠也聞見要柯其所謂也今也必去而詩昏屏而閑見要柯其所謂

心自竒自聖古先聖人之所皇皇切切若不
能當者今皆一語可了也一蹴可為也其流
不至于弄精神滅性真毀覆禮教淪人夷狄
禽獸而不已幸而其說未果行耳夫心性不
明若為稍迂而其流乃禍道規矩苟存雖難
語要而其失終不遠嗚呼此整菴先生之困
知記所以不可無于今日也記凡五統乃先

楚

生所手編刻而傳者吳越焚廣之間皆有之
而今承郡伯姑蘇張公之命刻付家藏輒安
意又增一卷蓋欲備先生言行之槩以示後
人若曰讀其昏不知其人可乎嗚呼論先生
之所至吾以待後之君子也合而規之規矩
之遺意存焉即程朱復起吾知其不能已于
傳矣

萬曆七年己卯歲夏六月之吉

困知記序

困知記四卷泰和羅整菴先生
述其所自得者也述者何衛道
也何道曰聖人之道也道自聖
人爲之乎曰否聖同天天之道
聖人形之爾夫聖混於物而其

心體天下之物。故能準乎天而
物我無間。理融在中。時而出之。
不假思惟。從容中道。蓋非盡性
者不能。而舉其大要。則誠明二
字盡之矣。孔子曰。吾道一以貫
之。一者誠之本體。至大而無不

包。貫者明之妙用。至精而無不
當。聖人之能事也。以聖人之事
責人。固卒遽而無漸。而工夫次
第亦未有舍誠能立而徒恃意
智。以為明者。蓋自小學孝弟謹
信詩書六藝之教。固已培養此

誠而以漸開發其聰明矣。及入大學則又因其所明而廣之以格致。因其所養而進之以誠正。使之益懋德業而極乎事理之詳。以盡成已成物之功焉。是明以誠致誠以明達。雖若二事原

無間隙。非謂舍其本原而馳騖乎外。亦非專守其靈覺之體。不微問學而能瞭然於幾微得失之際也。俗學出入口耳。固無足稱。而釋氏明心見性之說。陵空駕虛。曠然遠悟。有似吾道之一。

而其猖狂自恣。茫乎無以爲貫。則與堯舜以來精一用中之說。正相反守之。不足以自善克之。不足以成天下之務。蓋不特用處謬戾。而其體固似是而非者也。整菴先生慨然以衛道爲已。

任爰述是編。根據往言。意皆獨得於凡理氣之微。心性之辨。聖學之旨要。治道之機括。神化之妙用。言之皆親切有味。而於禪學尤極探討。以發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來排斥佛氏未有

若是其明且悉者。衛道於是乎。有功矣。夫吾儒之道。體用皆實。學成則動罔不善。彼釋氏者。學之而成。特枯槁自私之士。間能善厥用者。亦吾道之緒餘也。顧乃因似亂真。豈不悲哉。先生字

允升。整菴。其別號。官至冢宰。家居泊然。銳意營道。老而不倦。蓋涵養純至。故心體融徹。而群言莫能掩也。記成既自為序。謂芳嘗備屬。自寓書委綴簡末。顧寡陋深慚。蠡測展玩。彌日。粗若有

劫爰不自揣僭為之辭嘉靖己

秋八月壬申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奉

勅總提督倉場戶部右侍郎前

南京兵部右侍郎瓊海黃芳撰

羅整菴先生困知記序

整菴羅先生既辭吏部之命家居杜門著昏明道
予往得其困知記卷于卷刻之嶺南忽迂官去未
及叙也茲又得其統記卷于卷乃合而序之曰自
古聖賢之言學也咸以躬行實踐為先識見言論
次之故傳說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子貢
問君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聖賢之重行也
如此故世之論人物者亦惟即其行履之優劣而
為評品之高下智識文辭不與焉今世君子則為
智識文辭是尚而行實不論矣故恥其言若伊周

孔孟復出考其實則市人不如憂世君子未嘗不
於是三致嘆焉予規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
其行已居官如精金義玉人無得疵及退居即杜
門惟以著書明道為事本分之外一無所預家人
子弟守其家法欽、一步不敢肆其居家又如此
且規其辭吏部一節真有鳳翔采、之意雖孟子
之辭萬鍾何過焉可謂躬行君子矣視夫世之高
論闊談者曰我孔孟我孔孟周程張朱要不屑為
為声利束縛不能去賢不肖何如也意當令人物

本朝先世雖難有然如先生者得幾人哉得幾人哉

是記所言咸於斯道有所發明乃若距彼放淫其
志蓋尤拳、焉孟子曰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
解者曰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若先生者不
謂善言乎

嘉靖乙未孟冬朔旦後學同安林希元書于三衢
舟中

而上學出於一三代而下異說乃興然隨興而輒
息者以有孔孟而下羣聖賢之迭出也今去周程
張朱教子既遠士有異學無足恠者雖經傳炳々
彼且侮之以文其說又奚啻糟粕之而已嗚呼不
有君子其何能息是編既布天下之士同予之好
者當亦不少其尚相與及翁門而質諸刻成層此
用述予刻行私意

嘉靖十六年春三月一日

知潮州府事晚生郊宗古序

困知記序

余才微而質魯志復凡近早嘗
從事章句不過爲利祿謀爾年
幾四十始慨然有志於道雖已
晚然自謂苟能粗見大意亦庶
幾無負此生而官守拘牽加之

多病工夫難得專一。間嘗若有
所見矣。既旬月或踰時。又疑而
未定如此者。蓋二十餘年。其於
鑽研體究之功。亦可謂盡心焉
耳矣。近年以來。乃為有以自信
所以自信者。何蓋此理之在心

目間。由本而之末。萬象紛紜而
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真湛寂而
無餘。惟其無餘。是以至約。乃知
聖經所謂道心。惟微者。其本體
誠如是也。故人心道心之辨明
然後太本可得而立。太本誠立

國史記 卷之五
醕酢固當沛然。是之謂易簡而
天下之理得。山林暮景獨學無
朋。雖自信則爾。非有異同之論。
何由究極其歸趣乎。每遇病體
稍適有所尋繹。輒書而記之。少
或數十言。多或數百言。既無倫

序且乏文采。間有常談俗語亦
不復刊削。蓋初非有意於爲文
也。積久成帙。置之座間。時一披
閱以求其所未至。同志之士有
過我者。則出而講之。不有益於
彼。未必無益於我也。雖然書不

云乎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二復
斯言愧懼交集記分爲上下兩
卷通百有五十六章名以困知
著其實爾

嘉靖七年歲次戊子十有一月
亥

朔日南至泰和羅欽順序

困知記卷上

凡八十一章

孔子教人莫非存心養性之事然未嘗明言之也孟
子則明言之矣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
理之所在謂之心心之所有謂之性不可混而爲
一也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語曰從心所
欲不踰矩又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君子所
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此心性之辨也二者初不相
離而實不容相混精之又精乃見其真其或認心
以爲性真所謂差毫釐而謬千里者矣

繫辭傳曰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
其孰能與於此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遂
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
與於此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易道則
然即天道也其在人也容有二乎是故至精者性
也至變者情也至神者心也所貴乎存心者固將
極其深研其幾以無失乎性情之正也若徒有見
乎至神者遂以為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極而幾
之不能研顧欲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有是理

哉

道心寂然不動者也至精之體不可見故微人心感
而遂通者也至變之用不可測故危

道心性也人心情也心一也而兩言之者動靜之分
體用之別也凡靜以制動則吉動而迷復則凶惟
精所以審其幾也惟一所以存其誠也允執厥中
從心所欲不踰矩也聖神之能事也

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
同蓋虛靈知覺心之妙也精微純一性之真也釋
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性故其為教始則

欲人盡離諸相而求其所謂空空即虛也既則欲其即相即空而契其所謂覺即知覺也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即靈也凡釋氏之言性窮其本末要不出此三者然此三者皆心之妙而豈性之謂哉使其據所見之及復能向上尋之帝降之衷亦庶乎其可識矣顧自以為無上妙道曾不知其終身尚有尋不到處乃敢遂駕其說以誤天下後世之人至於廢棄人倫滅絕天理其貽禍之酷可勝道哉夫攻異端闢邪說孔氏之家法也或乃陽離陰合貌詆心從以熒惑多士號為孔氏之徒誰則信之

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人固萬物中一物爾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人猶物也我猶人也其理容有二哉然形質既具則其分不能不殊分殊故各私其身理一故皆備於我夫人心虛靈之體本無不該惟其蔽於有我之私是以明於近而暗於遠見其小而遺其大凡其所遺所暗皆不誠之本也然則知有未至欲意之誠其可得乎故大學之教必始於格物所以開其蔽也格物之訓如程子九條往往互相發明其言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

一、道而入則可以推類而通其餘為入之意尤為深切而今之學者動以不能盡格天下之物為疑是豈嘗一日實用其工徒自誣耳且如論語川上之嘆中庸鳶飛魚躍之旨孟子太牛人性之辨莫非物也於此精思而有得焉則凡備於我者有不可得而盡通乎又如中庸言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夫三百三千莫非人事聖人之道固於是乎在矣至於發育萬物自是造化之功用而以之言聖人之道何邪其人又若何而行

乏邪於此精思而有得焉天人物我內外本末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皆當一以貫之而無遺矣然則所謂萬物者果性外之物也邪

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程子有是言矣至其答門人之問則又以為求之情性固切於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蓋方是時禪學盛行學者往往溺於明心見性之說其於天地萬物之理不復置思故嘗陷於一偏蔽於一已而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二程切有憂之於是表章大學之書發明格物之旨欲令學者物我兼照內外俱

融彼此交盡正所以深救其失而納之於大中良
工苦心知之者誠亦鮮矣夫此理之在天下由一
以之萬初匪安排之力會萬而歸一豈容牽合足
私是故察之於身宜莫先於性情即有見焉推之
於物而不通非至理也察之於物固無分於鳥獸
草木即有見焉反之於心而不合非至理也必灼
然有見乎一致之妙了無彼此之殊而其分之殊
者自森然其不可亂斯為格致之極功然非真積
力久何以及此

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未有物格知至而

不能通乎此者也佛氏以山河大地為幻以生死
為輪迴以天堂地獄為報應是其知之所未徹者
亦多矣安在其為見性世顧有尊用格此物致此
知之緒論以陰售其明心之說者是成何等見識
邪佛氏之幸吾聖門之不幸也

此理誠至易誠至簡然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乃成德
之事若夫學者之事則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
廢一不可循此五者以進所以求至於易簡也苟
厭夫問學之煩而欲徑達於易簡之域是豈所謂
易簡者哉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為此說者

適有以投其所好中其所欲人之靡然從之無怪乎其然也然其為斯道之害甚矣可懼也夫格字古註或訓為至如格于上下之類或訓為正如格其非心之類格物之格二程皆以至字訓之因文生義惟其當而已矣呂東萊釋天壽平格之格又以為通徹二極而無間愚按通徹無間亦至字之義然比之至字其意味尤為明白而深長試以訓格于上下曰通徹上下而無間其孰曰不然格物之格正是通徹無間之意蓋工夫至到則通徹無間物即我我即物渾然一致雖合字亦不必用矣

自夫子贊易始以窮理為言理果何物也哉蓋通天
地亘古今無非一氣而已氣本一也而一動一靜
一往一來一闔一闢一升一降循環無已積微而
著由著復微為四時之溫涼寒暑為萬物之生長
收藏為斯民之日用彝倫為人事之成敗得失千
條萬緒紛紜轉轄而卒不可亂有莫知其所以然
而然者即所謂理也初非別有一物依於氣而立
附於氣以行也或者因易有太極一言乃疑陰陽
之變易類有一物主宰乎其間者是不然夫易乃

兩儀四象八卦之總名太極則衆理之總名也云
易有太極明萬殊之原于一本也因而推其生生
之序明一本之散為萬殊也斯固自然之機不宰
之宰夫豈可以形迹求哉斯義也惟程伯子言之
最精叔子與朱子似乎小有未合今其說具在必
求所以歸于至一斯可矣程伯子嘗歷舉繫辭形
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立天之道曰陰
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一
陰一陽之謂道數語乃從而申之曰陰陽亦形而
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尤來

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學者試以此言潛
玩精思久久自當有見所謂叔子小有未合者劉
允承記其語有云所以陰陽者道又云所以闔闢
者道竊詳所以二字固指言形而上者然未免微
有二物之嫌以伯子元來只此是道之語觀之自
見渾然之妙似不須更著所以字也所謂朱子小
有未合者蓋其言有云理與氣決是二物又云氣
強理弱又云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似此類
頗多惟答柯國材一書有云一陰一陽往來不息
即是道之全體此語最為直截深有合於程伯子

之言然不多見不知竟以何者為定論也

朱子年十五六即有志於道求之釋氏者幾十年及年二十有四始得延平李先生而師事之於是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其舊習延平既卒又得南軒張子而定交焉誠有麗澤之益者也延平嘗與其友羅博文書云允晦初從謙開善處下工夫來故皆就裏面體認今既論難見儒者路脈極能指其差誤之處自見羅先生來未見有如此者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觀乎此

書可以見朱子入道端的其與南軒往復論辯書尺不勝其多觀其論中和最後一書發明心學之妙殆無餘蘊又可見其所造之深也誠明兩進著述亦富當時從游之士後世私淑之徒累百千人未必皆在今人之下然莫不心悅而誠服之是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今之學者槩未嘗深考其本末但粗讀陸象山遺書數過輒隨聲逐響橫加詆訾徒自見其陋也已矣於朱子乎何傷謙開善當是高僧然未及考

自昔有志於道學者固不尊信程朱近時以道學鳴

者則泰然自處於程朱之上矣然考其所得乃程朱早嘗學焉而竟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及從而議其後不亦誤邪雖然程朱之學可謂至矣然其心則固未嘗自以為至也何以明之程叔子易傳已成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則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觀有少進爾朱子年垂七十有於上面猶隔一膜之嘆蓋誠有見乎義理之無窮於心容有所未慊者非謙辭也愚嘗徧取程朱之書潛玩精思反覆不置惟於伯子之說了無所疑叔子與朱子論著答問不為不多

往往窮深極微兩端皆竭所可疑者獨未見其定于爾豈其所謂猶隔一膜者乎夫因其言而求其所未一非篤於尊信者不能此愚所以盡心焉而不敢忽也

六經之中言心自帝舜始言性自成湯始舜之四言未嘗及性性固在其中矣至湯始明言之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孔子之言之加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又曰性相近于思

迷之則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孟子祖之則曰性善凡古聖賢之言性不過如此自告子而下初無灼然之見類皆想像以為言其言益多其合於聖賢者殊寡卒未有能定于一者及宋程張朱子出始別白而言之孰為天命之性孰為氣質之性參之孔孟驗之人情其說於是乎大備矣然一性而兩名雖曰二之則不是而一之又未能也學者之感終莫之解則紛紛之論至今不絕於天下亦奚怪哉愚嘗寤寐以求之沉潛以體之積以歲年一旦恍然似有以洞見其本末者竊以性命之

妙無出理一分殊四字簡而盡約而無所不通初不假於牽合安排自確乎其不可易也蓋人物之生受氣之初其理惟一成形之後其分則殊其分之殊莫非自然之理其理之一常在分殊之中此所以為性命之妙也語其一故人皆可以為堯舜語其殊故上智與下愚不移聖人復起其必有取於吾言矣

所謂約而無所不通者請以從古以來凡言性者明之若有恒性理之一也克綏厥猷則分之殊者隱然寓乎其間成之者性理之一也仁者知者百姓

也相近也者分之殊也天命之謂性理之一也率
性之謂道分之殊也此別有性善理之一也而其
言未及乎分殊有性善有性不善分之殊也而其
言未及乎理一程張本思孟以言性既專主乎理
復推氣質之說則分之殊者誠亦盡之但曰天命
之性固已就氣質而言之矣曰氣質之性性非天
命之謂乎一性而兩名且以氣質與天命對言語
終未墜朱子尤恐人之視為二物也乃曰氣質之
性即太極全體隨在氣質之中夫既以隨言理氣
不容無罅縫矣惟以理一分殊蔽之自無往而不

通而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豈不亶其然乎
至理之源不出乎動靜兩端而已靜則一動則萬殊
在天在人一也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
物而動性之欲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
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此理之在人也不於動靜
求之將何從而有見哉然靜無形而動有象有象
者易識無形者難明所貴乎窮理者正欲明其所
難明爾夫未發之中即帝降之衷即所受天地之
中以生者夫安有不善哉惟是喜怒哀樂之發未
必皆中乎節此善惡之所以分也節也者理一之

在分殊中也中節即無失乎天命之本然何善如
之或過焉或不及焉猶有所謂善者存焉未可遽
謂之惡也必反之然後為惡反之云者好人之所
惡惡人之所好也所以善惡之相去或相倍蓰或
相十百或相千萬茲不謂之萬殊而何然欲動情
勝雖或流而忘反而中之本體固自若也初未始
須臾離也不明乎此而曰我知性非妄歟

樂記所言欲與好惡與中庸喜怒哀樂同謂之七情
其理皆根於性者也七情之中欲較重蓋惟天生
民有欲順之則喜逆之則怒得之則樂失之則哀
故樂記獨以性之欲為言欲未可謂之惡其為善
為惡係於有節與無節爾

天人一理而其分不同人生而靜此理固在於人分
則屬乎天也感物而動此理固出乎天分則屬乎
人矣君子必慎其獨其以此夫

理一分殊四字本程子論西銘之言其言至簡而推
之天下之理無所不盡在天固然在人亦然在物
亦然在一身則然在一家亦然在天下亦然在一
歲則然在一日亦然在萬古亦然持此以論性自
不須立天命氣質之兩名粲然其如視諸掌矣但

伊川既有此言又以爲本稟於氣豈其所謂分之殊者專指氣而言之乎朱子嘗因學者問理與氣亦稱伊川此語說得好却終以理氣爲二物愚所疑未定于一者正指此也

天命之謂性自其受氣之初言也率性之謂道自其成形之後言也蓋形質既成人則率其人之性而爲人之道物則率其物之性而爲物之道鈞是人也而道入不盡同仁者見之則謂之仁知者見之則謂之知百姓則日用而不知分之殊也於此可見所云君子之道鮮矣者蓋君子之道乃中節之

和天下之達道也必從事於修道之教然後君子之道可得而性以全戒懼慎獨所以修道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子思此言所以開示後學最爲深切蓋天命之性無形象可觀無方體可求學者猝難理會故即喜怒哀樂以明之夫喜怒哀樂人人所有而易見者但不知其所謂中不知其爲天下之大本故特指以示人使知性命即此而在也上文戒懼恐懼即所以存養乎此然知之未至則所養不能無差或陷於釋氏之空寂矣故李延平教人須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

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李之此指蓋得之羅豫章
 羅得之楊龜山楊乃程門高第其固有自來夫程
 伯子嘗言學者先須識仁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
 而已叔子亦言勿忘勿助長只是養氣之法如不
 識怎生養有物始言養無物又養箇甚由是觀之
 則未發之中安可無體認工夫雖叔子嘗言存養
 於未發之時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殆
 一時答問之語未必其終身之定論也且以為既
 思即是已發語亦傷重思乃動靜之交與發於外
 者不同推尋體認要不出方寸間爾伯子嘗言天

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
 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
 若非其潛心體貼何以見得如此分明學者於未
 發之中誠有體認工夫灼見其直上直下真如一
 物之在吾目斯可謂之知性也已覺覺焉戒懼以
 終之庶無負子思子所以垂教之深意乎
 存養是學者終身事但知既至與知未至時意味迥
 然不同知未至時存養非十分用意不可安排把
 捉靜定為難往往久而易厭知既至存養即不須
 大段着力從容涵泳之中生意油然而自有不可遏

者其味深且長矣然為學之初非有平日存養之功心官不曠則知亦無由而至朱子所謂誠明兩進者以此省察是將動時更加之意即太學所謂安而慮者然安而能慮乃知止後事故所得者深若尋常致察其所得者終未可同日而語大抵存養是君主省察乃輔佐也

孟子以勿忘勿助長為養氣之法氣與性一物但有形而上下之分爾養性即養氣養氣即養性顧所從言之不同然更無別法子思所謂戒慎恐懼似乎勿忘之意多孟子語意較究也

格物致知學之始也克己復禮學之終也道本人所固有而人不能體之為一者蓋物我相形則惟知有我而已有我之私日勝於是乎違道日遠物格則無物惟理之是見已克則無我惟理之是由沛然天理之流行此其所以為仁也始終條理自不容紊故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知及之而行不逮蓋有之矣苟未嘗真知禮之為禮有能不遠而復者不亦鮮乎

顏子克己復禮殊未易言蓋其於所謂禮者見得已極分明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也惟是有我之私猶

有纖毫消融未盡消融盡即渾然與理為一矣然此處工夫最難蓋大不可為也化不可為也若吾徒之天資學力去此良遠但能如謝上蔡所言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即是日用間切實工夫士希賢賢希聖固自有次第也

顏子之猶有我於願無伐善無施勞見之天地之化人物之生典禮之彰鬼神之秘古今之運死生之變吉凶悔吝之應其說殆不可勝窮一言以蔽之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不出乎人心動靜之際人倫日

用之間詩所謂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且及爾遊行即其義也君子敬而無失事天之道庶乎盡之若夫聖人純亦不已則固與天為一矣

仁至難言孔子之答問仁皆止言其用力之方孟子亦未嘗明言其義其曰仁人心也蓋即此以明彼見其甚切於人而不可失爾與下文人路之義同故李延平謂孟子不是將心訓仁其見卓矣然學者類莫之察往往遂失其旨歷選諸儒先之訓惟程伯子所謂渾然與物同體似為盡之且以為義禮智信皆仁則粲然之分無一不具惟其無一不

真故徹頭徹尾莫非是物此其所以為渾然也張子西銘其大意皆與此合他如曰公曰愛之類自同體而推之皆可見矣

操舍之為言猶俗云提起放下但常常提掇此心無冷放失即此是操操即敬也孔子嘗言敬以直內蓋此心常操而存則私曲更無所容不期其直而自直矣先儒有以主敬持敬為言者似乎欲密反疎後學或從而疑之又不知其實用工果何如也

鳶飛魚躍之不言誠子思喫緊為人處復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則直窮到底矣蓋夫婦居室乃生

生化化之源天命之性於是乎成率性之道於是乎出天下之至顯者實根於至微也聖賢所言無非實事釋氏既斷其根化生之源絕矣猶譊譊然自以為見性性果何物也哉

有志於道者必透得富貴功名兩關然後可得而入不然則身在此道在彼重藩密障以間乎其中其相去日益遠矣夫為其事必有其切有其實其名自附聖賢非無功名但其所為皆理之當然而不容己者非有所為而為之也至於富貴不以其道得之且不處矧從而求之乎苟此心日逐逐於利

名而亟談道德以為觀聽之美殆難免乎謝上蔡鸚鵡之譏矣

鬼神乃二氣之良能莫非正也其或有不正者如淫昏之鬼與夫妖孽之類亦未始非二氣所為但陽氣盛則陽為之主陰為之輔而為正直之鬼神陰氣盛則陰為之主微陽反為之役而為不正之妖孽妖孽雖是戾氣無陽亦不能成此理至深要在精思而自得之非言說所能盡也凡妖孽之興皆由政教不明陽日消而莫之扶陰日長而莫之抑此感彼應猶影之於形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然則

消異致祥其道亦豈遠乎哉

邵子云一動一靜者天地之至妙者歟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歟性命之理一言而盡之何其見之卓也又其詩有云須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朱子遂取其詞以為之贊又

有以深達邵子之奧矣學者不求之動靜之間固無由見所謂月窟與天根苟天根月窟之不能知則所云至妙至妙者無乃徒為贊嘆之辭而已儒先深意之所在讀者其可忽諸

未設之中非惟人人有之乃至物物有之蓋中為天

下之大本人與物不容有二顧大本之立非聖人
不能在學者則不可不勉若夫百姓則日用而不
知孟子所謂異於禽獸者幾希正指此爾先儒或
以為常人更無未發之中此言恐誤若有無不一
安得為物物各具一太極乎此義理至精微處斷
不容一二其說也

程子譏呂與叔不識大本非謂赤子無未發之中盖
以赤子之心不能無動動即有所偏著故不可謂
之大本爾然中之本體固自若也且其雖有偏著
而常純一無偽是以孟子取之即此推尋中之為

義亦庶乎其可識矣

理一也必因感而後形感則兩也不有兩即無一然
天地間無適而非感應是故無適而非理

神化者天地之妙用也天地間非陰陽不化非太極
不神然遂以太極為神以陰陽為化則不可夫化
乃陰陽之所為而陰陽非化也神乃太極之所為
而太極非神也為之為言所謂莫之為而為者也
張子云一故神兩故化盖化言其運行者也神言
其存主者也化雖兩而其行也常一神本一而兩
之中無弗在焉合而言之則為神分而言之則為

化故言化則神在其中矣言神則化在其中矣言
 陰陽則太極在其中矣言太極則陰陽在其中矣
 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學者於此須認教體用分明
 其或差之毫釐鮮不流於釋氏之歸矣
 天人物我之分明始可以言理一不然第承用舊聞
 而已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二程所言乃大賢以上事張子
 所言乃學者事然物格知至則性命無不了然更
 無漸次若行到盡處則有未易言者爾

程叔子答蘇李明之問有云中有甚形體然既謂之

中也須有箇形象伯子嘗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
 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茲非形象而何
 凡有象皆可求然則求中於未發之前何為不可
 固知叔子此言非其終身之定論也

形象與形體只爭一字形體二字皆實象字虛實之
 間然中之為象與易象又難既論要在善觀而默
 識之爾

人物之生本同一氣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故親親而
 仁民仁民而愛物皆理之當然自有不容已者非
 人為之使然也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行吾義即

所以盡吾仁彼溺於富貴而忘返者固無足論偏
守一節以為高者亦未足與言仁義之道也
論治道當以格君心為本若伊尹之輔太甲周公之
輔成王皆能使其君出昏即明克終厥德商周之
業賴以永延何其盛也後世非無賢相隨事正救
亦多有可稱考其全功能庶幾乎伊周者殊未多
見蓋必有顏孟之學術然後伊周之相業可希然
則作養人才又誠為治之急務欲本之正而急務
之不知猶臨川而乏舟楫吾未見其能濟也已
作養人才必由於學校今學校之教純用經術亦云

善矣但以科舉取士學者往往先詞藻而後身心
此人才之所以不如古也若因今之學校取程子
教養善舉之法推而行之人才事業遠道商周之
盛宜有可冀所謂堯舜之智急先務其不在茲乎
其不在茲乎

古之立政也將以足民今之立政也惟以足國古之
為政者將以化民今之為政者愚夫愚婦或從而
議之何民之能化
知人之所以為難者迹然而心或不然而君子心乎
為善固無不善之迹小人心乎為惡然未嘗不假

仁義以蓋其姦其姦愈深則其善之也愈密幸而有所遇合則其附會彌縫也愈巧自非洞見其心術有不信其為君子已乎雖其終於必敗然國家受其禍害有不可勝救者矣載稽前史歷歷可徵夫人固未易知苟清明在躬其誠偽亦何容隱或乃蔽於私累於欲失其所以照臨之本夫安得不謬乎然則知言之學正心之功是誠官人者之所當致力也

法有當變者不可不變不變即無由致治然欲變法須是得人誠使知道者多尚德者衆無彼無已惟

善是從則於法之當變也相與議之必精既變也相與守之必固近則為數十年之利遠則數百年之利亦可致也以天下之大知道者安敢以為無久誠得其人以為之表率薰陶鼓舞自然月異而歲不同近則五年遠則十年真才必當接踵而出矣且談道與議法兩不相悖而實相資三五年間亦何事之不可舉邪

嘗自一邑觀之為政者苟非其人民輒生慢易之心雖嚴刑峻法無益也一旦得賢者而臨之民心即翕然歸向其賢不肖亦不必久而後信但一嚙笑

一舉措之間民固已窺而得之風聲之流不疾而
速其向背之情自有不約而同者乃感應之常理
也故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大臣之業一正
君而國定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斯可以
爲政矣政與德無二道也

忠告善道非惟友道當然人臣之進言於君其道亦
無以易此故矯激二字所宜深戒夫矯則非忠激
則未善欲求感激難矣然激出於忠誠猶可如或
出於計數雖幸而有濟其如勿欺之戒何哉
爲治者常患於乏才才固未嘗乏也顧求之未得其

方爾蓋必各舉所知然後天下之才畢見於用孔
子告仲弓云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此各
舉所知之義也今舉賢之路殊狹未仕者旣莫得
而舉已仕者自藩臬以至郡邑以一道計之其人
亦不少矣而其賢否率取決於一二人之言以此
而欲求盡天下之才其可得乎非有以變而通之
乏才之嘆何能免也

制度立然後可以阜俗而豐財今天下財用日窘風
俗日敝皆由制度隳廢而然也故自衣服飲食宮
室輿馬以至於冠婚喪祭必須貴賤有等上下有

別則物無妄費而財可豐人無妄取而俗可阜此
理之不易者也然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君子之德
風小人之德草是在朝廷而已矣

井田勢不可復限田勢未易行天下之田雖未能盡
均然亦當求所以處之之術不然養民之職無時
而舉矣今自兩淮南北西極漢沔大率土曠人稀
地有遺利而江浙之民特爲蕃庶徃徃無田可耕
於此有以處之其所濟亦不少矣以佚道使民雖
勞不怨學道愛人之君子豈無念及於此者乎然
漢之晁錯得行其策於塞下宋之陳靖不得行其

說於京西此則係乎上之人明與斷何如爾

理財之道大學四言盡之而後世鮮不相戾公私交
病固其所也今太倉之粟化爲月課以入權門者
不可勝計內庫之出內司國計者不復預聞謂有
政事可乎經費不足則橫歛亟行柰之何民不窮
且盜也且唐之德宗猶能納揚炎之請立移財賦
於左藏况乃英明之主抑又何難由此推類以盡
其餘財不可勝用矣

唐宋諸名臣多尚禪學學之至者亦儘得受用蓋其
生質既美心地復綠此虛靜無有稽古之功則其

困知言 卷之一
運用酬酢雖不中不遠矣且凡為此學者皆不隱其名不諱其實初無害其為忠信也故其學雖誤其人往往有足稱焉後世乃有儒其名而禪其實諱其實而侈其名者吾不知其反之於心果何如也天下大器也必以天下為度者始能運之才不足特也雖有過人之才而未聞君子之道其器固易盈也弗盈則大以大運大不其裕乎
人才之見於世或以道學或以詞章或以政事大約有此三等其間又各有淺深高下之異然皆所謂才也但以余所見聞道學之名世多不喜而凡為

此學者名實亦未必皆副又或未能免於驕吝此嫌謗之所自生也夫學以求道自是吾人分內事以此忌人固不可以之驕人亦惡乎可哉且形迹一分勢將無所不至程蘇之在元祐其事亦可鑒矣是故為士者當務修其實求士者必兼取其長如此則小大之才各以時成兩不相嫌而交致其用天下之治庶乎其有攸賴矣
漢高非不用儒顧真儒亦自難得爾當時如陸賈叔孫通輩帝皆嘗納其論說聽其施為然其規模力量槩可見矣以漢高之明達有賢於二子者詎肯

輕棄之乎魯兩生不從叔孫之招揚子雲以大臣
 許之未知何所見而云然也夫謂禮樂積德百年
 而後可興其言未為無理然百年之內必當有所
 從事况乎禮樂之為用為天下國家不可一日無
 者兩生果大賢歟於其本末先後之序固宜有定
 見矣即有定見盍出而一陳之使其言果可行而
 帝不從去就固在我也且惡知其不能用遂視一
 叔孫生以為行止不亦坐失事幾之會哉以愚觀
 之兩生於道未必有聞蓋偏守一節以為高者爾不
 出則為兩生出則為四皓恐未足以當大臣之選也

唐府兵之法最為近古范文正公嘗議欲興復而為
 衆說所持道之廢興信乎其有命也愚於此頗嘗
 究心竊以此法之行灼然有利而無害揆之人情
 事勢亦無不可行之理顧其脈絡之相聯屬者非
 一處條自之相管攝者非一端變通之宜要當臨
 時裁酌非一言所能盡也然須推廣其制通行於
 天下使郡邑無處無備緩急斯有所恃以無虞其
 老弱無用坐食之兵皆歸之農自然國用日舒民
 力日裕此灼然之利非簸弄筆舌之空談也
 楚漢之爭天下高帝身拒項羽於滎陽成臯間令韓

信北渡河取魏取趙取燕取齊河北山東之地既
舉羽在漢圍中矣然其南猶有九江王黥布圍未
合也及隋何以布歸漢則其圍四合矣羽復安所
逃乎此漢取天下之大勢也凡用兵制勝以識形
勢為先然有天下之形勢有一方之形勢有戰陣
間之形勢得之則成失之則敗成敗之為利害有
不可勝計者矣令之儒者鮮或談兵要之錢穀甲
兵皆吾人分內事何可以不講也且如唐安祿山
既犯東京眷留不去李泌郭子儀皆請先取范陽
以覆其巢穴此真識形勢者也肅宗急於收復不

從其策河北之地由此失之終唐之世而不能復
黃巢橫行入廣高駢請分兵守郴循梧昭桂永數
州之險自將由大庾度嶺擊之此真識形勢者也
使從其言巢直貫中免爾而當國者曾莫之省巢
果覆出為惡遂致滔天然則形勢之所繫豈小哉
天之道日月星辰為之經風雨雷霆霜露為之緯經
緯有常而元亨利貞之妙在其中矣此造化之所
以成也人之道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為之經
喜怒哀樂為之緯經緯不忒而仁義禮智之實在
其中矣此德業之所以成也

周子之言性有自其本而言者誠源誠立純粹至善是也有據其末而言者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是也然通書首章之言渾淪精密讀者或有所未察遂疑周子專以剛柔善惡言性其亦疎矣太極陰陽之妙善觀者試求之一歲之內自當了然一日之內亦可觀然太近而難詳也一元之內亦可觀然太遠而難驗也要之近而一日遠而一元其盈虛消息相為循環之理即一歲而推之無有不合易言復其見天地之心蓋明指其端矣苟明乎此其於酬酢世變又豈待於外求也哉

性無形雖有善譬終難盡其妙孟子程子皆嘗取譬於水其言有不容易者蓋以就下之與在山清之與濁同一物也然至語其不善一則以為搏擊使之則以為泥沙混之是亦微有不同必也會二說而同之性之義庶其盡矣謝顯道記伊川先生語有云禪家之言性猶太陽之下置器其間方負大小不同特欲頌此於彼爾然在太陽幾時動伊川此語足以破禪家之謬然又言人之於性猶器之受光於日受字固與頌字不類但此譬終覺未親

程伯子論生之謂性一章反覆推明無非理一分殊之義朱子為學者條析雖詞有詳畧而大旨不殊然似乎小有未容請試陳之夫謂人生氣稟理有善惡以其分之殊者言也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以其理之一者言也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蓋人生而靜即未發之中一性之真湛然而已更着言語形容不得故曰不容說繼之者善即所謂感於物而動也動則萬殊剛柔善惡於是乎始分矣然其分雖殊莫非自然之理故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既以剛柔善惡名性則非復其

本體之精純矣故曰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下文又以水之清濁為喻蓋清其至精之本體而濁其感動之物欲也本體誠至清然未出山以前無由見也亦須流行處方見若夫不能無濁安可無修治之功哉修治之功既至則濁者以之澄定而本體常湛然矣然非能有所增損於其間也故以下舜有天下而不與終之切詳章內以上二字止是分截動靜之界由動而言則靜為以上猶所謂未發之前未發更指何處為前蓋據已發而言之爾朱子於此似求之太過却以為人物未生時恐非

程子本意蓋程子所引人生而靜一語正指言本
 然之性繼以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二語蓋言世
 所常說乃性之動而非性之本也此意甚明詳味
 之自可見若以人生而靜以上為指人物未生時
 說則是說維天之命不是性三字無着落矣

程叔子云孟子言性當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
 為不然者此亦性也被命受生之後謂之性爾故
 不同繼之以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
 歟然不害為一若乃孟子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
 之性嘗考叔子論性之語亦多惟此章意極完備

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性命之實無餘無欠但章末
 二語恐記錄者不能無少誤爾蓋受氣之初犬牛
 與人其性未嘗不一成形之後犬牛與人其性自
 是不同叔子所云不害為一正指本源處言之而
 下文若乃二字却說開了語脉殊欠照應非記錄
 之誤而何

二程教人皆以知識為先其言見於遺書及諸門人
 所述歷歷可考太學所謂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
 知至而后意識此不易之序也及考朱子之言則
 曰上蔡說先有知識以敬涵養似先立一物了他

日却又有云未能識得涵養箇甚嘗屢稱明道學者先須識仁一段說話極好及胡五峯有欲為仁必先識仁之體之言則又大以為疑却謂不必使學者先識仁體其言之先後不一如此學者將安所適從哉愚嘗竊以所從入者驗之斷非先有知識不可第識仁大是難事明道嘗言天理二字是自家體貼出來此所以識人之方也然體貼工夫須十分入細一毫未盡即失其真朱子之言大抵多隨學者之偏而救之是以不一然因其不一而求以歸于至一在我有餘師矣

理之所在謂之心故非存心則無以窮理心之所有謂之性故非知性則無以盡心孟子言心言性非不分明學者徃徃至於錯認何也求放心只是初下手工夫盡心乃其極致中間緊要便是窮理窮理須有漸次至於盡心知性則一時俱了更無先後可言如理有未窮此心雖立終不能盡吾人之有事於心地者其盡與不盡反觀內省亦必自知不盡而自以為盡是甘於自欺而已矣非誠有志於道者

延平李先生曰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

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
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
求真於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
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此等言語是實
下細密工夫體貼出來不可草草看過
動亦定靜亦定性之本體然也動靜之不常者心也
聖人性之心即理理即心本體常自湛然了無動
靜之別常人所所以膠擾擾昏無須臾之定貼者
心役於物而迷其性也夫事物雖多皆性分中所
有苟能順其理而應之亦自無事然而明有未燭

誠有弗存平時既無所主則臨事之際又惡知理
之所在而順之乎故必誠明兩進工夫純熟然後
定性可得而言此學者之所當勉也
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此言未爲不是但
恐差認却德性則問學直差到底原所以差認之
故亦只是欠却問學工夫要必如孟子所言博學
詳說以反說約方爲善學苟學之不博說之不詳
而蔽其見於方寸之間雖欲不差弗可得已
程子有云世人只爲一齊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滯
執泥坑裏便事事轉動不得沒著身處此言於人

甚有所警發但不知如何出脫得也然上文已有物各付物一言只是難得到此地位非物格知至而妄意及此其不為今之狂者幾希

凡言心者皆是已發程子嘗有是言既自以為未當而改之矣朱子文字猶有用程子舊說未及改正處如書傳釋人心道心皆指為已發中庸序中所以為知覺者不同一語亦皆已發之意思所謂未定于一者此其一也

命之理一而已矣舉陰陽二字便是分殊推之至為萬象性之理一而已矣舉仁義二字便是分殊推之至為萬事雖多即一事而性之全體存焉

天之道莫非自然入之道皆是當然凡其所當然者皆其自然之不可違者也何以見其不可違順之則言違之則凶是之謂天人一理

吾儒只是順天理之自然佛老二氏皆逆天背理者也然彼亦未嘗不以自然藉口邵子有言佛氏棄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豈自然之理哉片言可以折斯獄矣顧彼猶善為遁辭以謂佛氏門中不舍一法夫既舉五倫而盡棄之矣尚何法之不舍邪

此下舊本傷元今削之

靜中有物者程伯子所謂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是也朱子以為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似乎欠一理字學者或認從知覺上去未免失之人心有覺道體無為熟味此兩言亦可以見心性之別矣

朱子辨蘇黃門老子解有云道器之名雖異然其實一物也故曰吾道一以貫之與所云理氣決是二物者又不同矣為其學者不求所以歸于至一可乎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人之良知良能所自來也然乾始物坤成物固自有先後之序矣其在學者則致知力行工夫要當並進固無必待所知既徹而後力行之理亦未有所知未徹而能不疑其所行者也然此只在自勉若將來商量議擬第成一場間說語耳果何益哉

張子韶以佛語釋儒書改頭換面將以愚天下之耳目其得罪於聖門亦甚矣而近世之談道者或猶陰祖其故智徃徃假儒書以彌縫佛學律以春秋誅心之法吾知其不能免夫

困知記卷一終

困知記卷下

凡七十五章

嘗讀宋學士新刻楞伽經序具載我

聖祖訓詞由是知

聖祖洞明佛學又嘗讀

御製神樂觀碑有云長生之道世有之不過修身清

淨脫離幻化疾速去來使無難阻是其機也於此

又知我

聖祖深明老氏之學至於經綸萬務垂訓萬世一惟

帝主相傳之道是遵孔曾思孟之書周程張朱之

說是崇是信，義倫攸叙，邪慝無所容。

聖子神孫，守為家法，雖與天地同其悠久，可也。卓哉大聖人之見識，高出於尋常萬萬哉。

易之為書，有辭有變，有象有占。變與象皆出於自然，其理即所謂性命之理也。聖人繫之辭也，特因而順之，而深致其意於吉凶悔吝之占。凡以為立人道計爾，夫變之極，其象斯定，象既定而變復生。二者相為循環，無有窮已。文言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夫消變於未形，聖人之能事也。自太賢以下，必資於學，繫辭曰：君子居則觀

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此學易之極功也。占也者，聖人於其變動之初，逆推其理勢，必至於此，故明以為教。欲人豫知，所謹以免乎悔吝與凶。若待其象之既成，則無可免之理矣。使誠有得於觀玩，固能適裁制之，宜其或於卜筮得之，亦可以不迷乎趨避之路。此人極之，所以立也。是則君子之玩占，乃其日用工夫，初無待於卜筮。若夫卜筮之所尚，則君子亦未嘗不與眾人同。爾聖人作易之意，或者其有在於是乎。

程子言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蓋子貢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繫辭發明殆盡學者苟能有所領會則天下之理皆無所遺凡古聖賢經書微言與義自然通貫為一而確乎有以自信視彼異端邪說真若蹄涔之於滄海碣碣之於羨玉矣然或草編屢絕而不能辨世間之學術則亦何以多讀為哉

劉保齋於卦德卦體卦象從朱子卦變從程子其義甚精蓋亦因其言之不一而求以歸于至一可謂篤於尊信程朱者矣

詩三百十一篇人情世態無不曲盡燕居無事時取而諷詠之歷歷皆目前事也其可感者多矣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忒不求何用不臧其言誠有味哉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程子云模範出一天地爾非在外也如此即是與天道胸合之意所謂不過者在聖人朱子云天地之化無窮而聖人為之範圍不使過於中道所謂裁成者也如此則所謂不過者疑若指化育然竊惟天地之化消息盈虛而已其妙雖不可測而理則有常聖人裁成之云亦惟

因其時順其理為之節度以遂生人之利非能有
所損益也不使過於中道一語似乎欠瑩若程說
則簡而明矣

東北喪朋乃終有慶程傳之義為精用說極措覺得
本義不與上下文相協年來深喜讀易但精神漸
短狹洽為難爾大凡讀傳義者於其異同之際切
宜致思

孔子作春秋每事只舉其大綱以見意義其詳則具
于史當時史文具在觀者便見得是非之公所以
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其後史既亡逸惟聖筆獨

存左氏必曾見國史來故其作傳皆有來歷雖難
於盡信終是案底

尚書有難曉處正不必枉費心思強通得亦未必是
於其明白易曉者熟讀而有得焉殆不可勝用矣
書言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太旨初無異也但以字在義禮上則人為之主與
理猶二以字在敬義下則敬義為之主與理一
矣其工夫之疎密造詣之淺深固當有別

堯典有知人之道四第訟一也靜言庸違象恭二也
方命比族三也皆所以知小人克諧以孝四也所

以知君子豈訟與此族皆所謂剛惡也靜言象恭
柔惡也小人之情狀固不止此然即此三者亦可
以槩之孝乃百行之首漢去古未遠猶以孝廉取
士然能使頑父賢母傲弟相與感化而不格姦則
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矣非其盛德其孰能之堯典
所載曆象授時外惟此四事乃其舉措之大者所
舉若此所措若彼非萬世君天下者之法乎苟能
取法於斯雖欲無治不可得已

春秋殊未易讀程子嘗言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
傳之真偽如歐陽文忠所論魯隱趙盾許止三事
可謂篤信聖經而不惑於三傳者矣及胡文定作
傳則多用三傳之說而不從歐公入之所見何若
是之不同邪夫聖筆之妙如化工固不容以淺近
窺測然求之太過或反失其正意惟虚心易氣反
覆潛玩勿以衆說汨之自當有得也三傳所長固
不容掩然或失之詆或失之鑿安可盡以爲據乎
竊謂歐公之論恐未可忽舍程子兩言亦無以讀

春秋矣

能者養以之福累見諸本皆作養之以福倒却一字
其意味理致迥然不同承訛踵誤若此類蓋亦多

矣

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一
 段義理精粹要非聖人不能言陸象山乃從而疑
 之過矣彼蓋專以欲為惡也夫人之有欲固出於
 天蓋有必然而不容已且有當然而不可易者於
 其所不容已者而皆合乎當然之則夫安往而非
 善乎惟其恣情縱欲而不知反斯為惡爾先儒多
 以去人欲過人欲為言蓋所以防其流者不得不
 嚴但語意似乎偏重夫欲與喜怒哀樂皆性之所
 有者喜怒哀樂又可去乎象山又言天亦有善有

惡如日月蝕惡星之類是固然矣然日月之食彗
 孛之變未有不旋復其常者茲不謂之天理而何
 故人道所貴在乎不遠而復奈何滔滔者天下皆
 是也是則循其本而言之天人曷嘗不一究其末
 也亦安得而不二哉

曾子問昏禮既納幣有吉日而婿之父母死已葬使
 入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
 弟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婿免喪女之父母使
 入請婿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婿亦如
 之陳澧集說謂婿祥禫之後女之父母使人請婿

成昏壻終守前說而不取而后此女嫁於他族若
 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壻然後別娶
 此於義理人情皆說不通何其謬也安有婚姻之
 約既定直以喪故需之三年之久乃從而改嫁與
 別娶邪蓋弗取弗許者免喪之初不恐遽爾從吉
 故辭其請亦所謂禮辭也其後必再有往復昏禮
 乃成聖人雖未嘗言固可以義推也浩之集說未
 為無功於禮但小小踈失時復有之然害理傷教
 莫此為甚

易逐卦逐爻各是一象象各具一理其為象也不一
 而理亦然然究而論之象之不一誠不一也理之
 不一蓋無往而非一也故曰回歸而殊塗一致而
 百慮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孟子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一章語意極為完備
 正所謂理一而分殊也當時孟子與告子論性皆
 隨其說而折難之故未暇及此如使告子得聞斯
 義安知其不悚然而悟俛焉而伏也

董子云性者生之質也觀告子論性前後數說其大
 旨不出生質二字而已董子知尊孔子未必不知
 有孟子之說而顧有合於告子豈其亦有所受之

邪

周子太極圖說篇首無極二字如朱子之所解釋可無疑矣至於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疑三語愚則不能無疑凡物必兩而後可以言合太極與陰陽果二物乎其為物也果二則方其未合之先各安在邪朱子終身認理氣為二物其源蓋出於此愚也積數十年潛玩之切至今未敢以為然也嘗考朱子之言有云氣強理弱理管攝他不得若然則所謂太極者又安能為造化之樞紐品物之根柢邪惜乎當時未有以此說叩之者姑記於此

以俟後世之朱子云

朱子謂通書之言皆所以發明太極之蘊然書中並無一言及於無極不知果何說也

通書四十一章義精詞確其為周子手筆無疑至如五殊二實一實萬分數語反覆推明造化之妙本末兼盡然語意渾然即氣即理絕無罅縫深有合乎易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旨與所謂妙合而疑者有間矣知言之君子不識以為何如

張子正蒙由太虛有天之名數語亦是將理氣看作二物其求之不為不深但語涉牽合殆非性命自

然之理也嘗觀程伯子之言有云上夫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只將數字剔撥出來何等明白學者若於此處無所領悟吾恐其終身亂於多說未有歸一之期也

正蒙云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不亡者可與言性矣又云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夫人物則有生有死天地則萬古如一氣聚而生形而爲有有此物即有此理氣散而死終歸於無無此物

即無此理安得所謂死而不亡者邪若夫天地之運萬古如一又何死生存亡之有譬之一樹人物乃其花葉天地其根幹也花謝葉枯則脫落而飄零矣其根幹之生意固自若也而飄零者復何交涉謂之不朽可乎故朱子謂張子此言其流乃是箇大輪迴由其迫切以求之是以不覺其誤如此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中庸有兩言盡之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曾子易簣仁也子路結纓勇也恐未可一而視之

釋經小有不同未為大害至於義理之本原毫髮不容差互也

正蒙中論禮器禮運甚詳究其歸不出體用兩言而已體立則用行體信斯達順矣

正蒙有云陰陽之氣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網緼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

屈伸無方運行不怠莫或使之不白性命之理謂之何哉此段議論最精與所謂太虛氣化者有間

矣蓋其窮思力索隨有所得即便劄記先後初不同時故淺深疎密亦復不一讀者擇焉可也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然古禮古樂之亡

也久矣其遺文緒論僅有存者學者又鮮能熟讀其書深味其旨詳觀其會通斟酌其可行之實遂

使先王之禮樂曠千百年而不能復其施用於當世者類多出於穿鑿附會之私而已可慨也夫

邵子因學數推見至理其見處甚超殆與二程無異而二程不甚許之者蓋以其發本要歸不離於數

而已其作用既別未免與理為二也故其出處語默揆之太中至正之道時或過之程伯子嘗語學

者云賢者其如此其煞用工夫蓋必反身而誠斯

為聖門一貫之學爾

天道之變盡於春夏秋冬世道之變盡於皇帝王霸是固然矣然一年之內四氣相均且冬則復春春則復夏自三皇以至今日蓋四千餘年而霸道獨為長久何也豈天道往則必復世道將一往而遂不反邪僅有一說王霸之道雖殊然霸者之所假亦必帝王之道漢唐宋皆多歷年所其間帝王之道固嘗少試於天下然則雖謂之帝王之世可矣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動以天之謂真動以人之謂妄天人本無一人

只緣有此形體與天便隔一層除却形體渾是天也然形體如何除得但克去有我之私便是除也邵子云中庸非天降地出揆物之理度人之情行其所安斯為得矣愚竊以為物理人情之所安固從天降地出者也子思作中庸一書首言天命之謂性終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二語中間散為萬事有一不出於天者乎故君子依乎中庸無非順天而已不容一毫私智有所作為於其間也以邵子之高明固已妙達天人之蘊而其言如此豈其急於誘進學者姑指而示之近歟記禮者亦有此言

要非深意之所存也

春秋事迹莫詳於左傳左氏於聖人筆削意義雖無甚發明然後之學春秋者得其事迹為據而聖經意義所在因可測識其功亦不少矣且如楚世子商臣之惡向非左傳載之之詳何由知其惡之所自既不知其惡之所自則聖人垂戒之意荒矣蓋凡篡弒之書非但以垂戒臣子亦以垂戒君父夫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此一說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此又一說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然後綱常正而

品物遂此春秋所以有功於萬世也或乃謂春秋凡書弒君弒即是罪何必更求其詳果如其言即不過發讀者一長嘆而已於世道竟何補而聖人又奚以作春秋為哉

理湏就氣上認取然認氣為理便不是此處間不容髮最為難言要在人善觀而默識之只就氣認理與認氣為理兩言明有分別若於此看不透多說亦無用也

或問揚龜山易有太極莫便是道之所謂中否曰然若是則本無定體當處即是太極邪曰然兩儀四

象八卦如何自此生曰既有太極便有上下有上
 下便有左右前後有左右前後四方便有四維皆
 自然之理也龜山此段說話詞甚平易而理極分
 明直是看得透也然學者於此當知聖人所謂太
 極乃據易而言之蓋就實體上指出此理以示人
 不是懸空立說須子細體認可也

謝上蔡有言心之窮物有盡而天者無盡如之何包
 之此言不知為何而發夫人心之體即天之體本
 來一物無用包也但其主於我者謂之心爾心之
 窮物有盡由窮之而未至爾物格則無盡矣無盡

即無不盡夫是之謂盡心心盡則與天為一矣如
 其為物果二又豈人之智力之所能包也哉

程伯子嘗言萬物皆備於我不獨人爾物皆然佛家
 亦言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其大旨殆無異也而伯
 子不可其說愚嘗求其所以不可之故竟莫能得
 也夫佛氏之所謂性者覺吾儒之所謂性者理得
 失之際無待言矣然人物之生莫不有此理亦莫
 不有此覺以理言之伯子所謂不獨人爾物皆然
 是也以覺言之蠢動含靈與佛容有異乎凡伯子
 之言前後不同者似此絕少愚是用反覆推究以

求歸於至一云フ

國初深於理學者殊未多見禪學中却儘有人儒道
之不融雖則有數存焉吾人不得不任其責也當
時宋潛溪爲文臣之首文章議論施於朝廷而達
之天下者何可勝述然觀其一生受用無非禪學
而已以彼之聰明博洽使於吾道誠加之意由博
而約當有必至之理其所成就豈不偉然爲一代
之鉅儒哉棄周鼎而寶康瓠吾不能不深爲潛溪
惜也

禪學畢竟淺若於吾道有見復取其說而詳究之毫

髮無所逃矣

朱陸之異同雖非後學所敢輕議然置而弗辨將莫
知所適從於辨宜有不容已者辨之弗明而弗措
焉必有時而明矣豈可避輕議儒先之咎舍胡兩
可以厚誣天下後世之人哉夫斯道之弗明於天
下凡以禪學混之也其初不過毫釐之差其究奚
啻千萬里之遠然爲禪學者既安於其陋了不知
吾道之爲何物爲道學者或未嘗通乎禪學之本
末亦無由真知其所以異於吾道者果何在也嘗
考兩程子張子朱子早歲皆嘗學禪亦皆能究其

底蘊及於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
 非徒棄之而已力排痛闢閉閣焉惟恐人之陷溺
 於其中而莫能自振以重為吾道之累凡其排闢
 之語皆有以洞見其肺腑而深中其膏肓之病初
 非出於揣摩臆度之私也故朱子曰象山為禪學
 蓋其見之審矣豈嘗有所嫌忌必欲文致其罪而
 故加之以是名哉愚自受學以來知有聖賢之訓
 而已初不知所謂禪者何也及官京師偶逢一老
 僧漫問何由成佛渠亦漫舉禪語為答云佛在蓮
 前栢樹子愚意其必有所謂為之精思達且攪衣

將起則恍然而悟不覺流汗通體既而得禪家證
 道歌一編讀之如合符節自以為至奇至妙天下
 之理莫或加焉後官南雍則聖賢之書未嘗一日
 去手潛玩久之漸覺就實始知前所見者乃此心
 虛靈之妙而非聖之理也自此研磨體認日復一
 日積數十年用心甚苦年垂六十始了然有見乎
 心性之真而確乎有以自信朱陸之學於是乎僅
 能辨之良亦鈍矣蓋嘗徧閱象山之書大抵皆明
 心之說其自謂所學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時有議
 之者云除了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全無伎倆其亦

以爲誠然然愚觀孟子之言與象山之學自別於此而不能辨非惟不識象山亦不識孟子矣孟子云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一段言語甚是分明所貴乎先立其大者何以其能思也能思者心所思而得者性之理也是則孟子嚟緊爲人處不出乎思之一言故他日又云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而象山之教學者顧以爲此心但存則此理自明當惻

隱處自惻隱當羞惡處自羞惡當辭遜處自辭遜是非在前自能辨之又云當寬裕溫柔自寬裕溫柔當發強剛毅自發強剛毅若然則無所用乎思矣非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本旨也夫不思而得乃聖人分上事所謂生而知之者而豈學者之所及哉苟學而不思此理終無由而得凡其當如此自如此者雖或有出於靈覺之妙而輕重長短類皆無所取中非過焉斯不及矣遂乃執靈覺以爲至道謂非禪學而何蓋心性至爲難明象山之誤正在於此故其發明心要動輒數十百言疊疊不倦

而言及於性者絕少間因學者有問不得已而言
 之止是枝梧籠罩過並無實落良由所見不的是
 以不得於言也嘗考其言有云心即理也然則性
 果何物邪又云在天者為性在人者為心然則性
 果不在人邪既不知性之為性舍靈覺即無以為
 道矣謂之禪學夫復何疑然或者見象山所與王
 順伯書未必不以為禪學非其所取殊不知象山
 陽避其名而陰用其實也何以明之蓋書中但言
 兩家之教所從起者不同初未嘗顯言其道之有
 異豈非以儒佛無二道惟其主於經世則遂為公

為義為儒者之學乎所謂陰用其實者此也或者
 又見象山亦嘗言致思亦嘗言格物亦嘗言窮理
 未必不以為無背於聖門之訓殊不知言雖是而
 所指則非如云格物致知者格此物致此知也窮
 理者窮此理也思則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
 者立此者也固皆本之經傳然以立此者也一語
 證之則凡所謂此者皆指心而言也聖經之所謂
 格物窮理果指心乎故其廣引博證無非以曲成
 其明心之說求之聖賢本旨竟乖戾而不合也或
 猶不以為然請復實之以事有揚簡者象山之高

第弟子也嘗發本心之問遂於象山言下忽省此
 心之清明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
 不通有簪阜民者從游象山安坐瞑目用力操存
 如此者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然象山曰
 逆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蓋惟禪家有此機軸試
 觀孔曾思孟之相授受曾有一言似此否乎其證
 佐之分明脉路之端的雖有善辨殆不能為之出
 脫矣蓋二子者之所見即愚往年所見之光景愚
 是以能知其誤而究言之不敢為舍胡兩可之詞
 也嗟夫象山以英邁絕人之資遇高明正直之友

使能虚心易氣舍短取長以求歸于至當即其所
 至何可當也顧乃眩於光景之奇特而忽於義理
 之精微向道雖勤而朔南真辨至於沒齒曾莫知
 其所以生者不亦可哀也夫其說之傳至於今未
 泯尊崇而信奉之者時復有見於天下杜牧之有
 云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愚惕然有感乎斯言
 是故不容於不辨

程子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
 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嘗
 見席文同鳴冤錄提綱有云孟子之言程子得之

程子之後陸子得之然所引程子之言只到復入
 身來而止最緊要真是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
 二語却裁去不用果何說邪似此之見非惟無以
 直象山之寬正恐不免寬屈程子也

程子言性即理也象山言心即理也至當歸一精義
 無一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安可不明辨之昔
 吾夫子贊易言性屢矣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
 成之者性曰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理曰窮理盡
 性以至於命但詳味此數言性即理也明矣於心
 亦屢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後語曰

能說諸心夫心而曰洗曰易曰說洗心而曰以此
 試詳味此數語謂心即理也其可通乎且孟子嘗
 言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尤為明白易
 見故學而不取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
 自誤者也自誤已不可况誤人乎

象山言孔子十五而志於學是已知道時矣雖有所
 知未免乍出乍入乍明乍晦或警或縱或作或輟
 至三十而立則無出入明晦警縱作輟之分矣然
 於事物之間未能灼然分明見得至四十始不惑
 夫其初志於學也即已名為知道緣何既立之後

於事物之間見得猶未分明然則所知者果何道所未見者果何物邪豈非以知有此心即為知道邪然象山固嘗有言但此心之存則此理自明以聖人之資猶待二十五年之久方能灼然有見則其言亦不副矣且所知所見各為一物吾聖人之學安有是哉愚非敢輕議儒先不直則道不見有罪我者固不得而辭也

吳康齋之志於道可謂專且勤矣其所得之淺深無所考見觀其辭官後疎陳十事皆組織聖賢成說殊無統紀求之孟子及約之旨得無有未至乎其

辭官一節真足以廉頑立懦察其初意亦非以不屈為高蓋欲少需歲時有所獻納觀其合否以為去就之決也但當時事體殊常形勢多阻淺深之際斟酌為難諸老所以不復堅留其或有見而康齋之決去所得亦已多矣嘗齋瑣錄記康齋晚年一二事雖未必誣然好學如康齋節操如康齋何可多得取其大而畧其細固君子之道也

薛文清讀書錄甚有體認工夫見得到處儘到區區所見蓋有不期而合者矣然亦有未能盡合處信乎歸一之難也錄中有云理氣無縫隙故曰器亦

道道亦器其言當矣至於反覆證明氣有聚散理
無聚散之說愚則不能無疑夫一有一無其為縫
隙也大矣安得謂之器亦道道亦器邪蓋文清之
於理氣亦始終認爲二物故其言未免時有空礙
也夫理精深微妙至爲難言苟毫髮失真雖欲免
於窒礙而不可得故吾夫子有精義入神之訓至
於入神則無往而不通矣此非愚所能及然心思
則既竭焉嘗竊以爲氣之聚便是聚之理氣之散
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謂理也推之
造化之消長事物之終始莫不皆然如此言之自

是分明並無窒礙雖欲尋其縫隙了不可得矣不
識知言之君子以爲何如

薛文清學識純正踐履篤實出處進退惟義之安其
言雖間有可疑然察其所至少見有能及之者可
謂君子儒矣

讀書錄有云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
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浮動於天下後世之
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儗前
賢難矣哉其言甚當薛文清蓋有此心非徒能爲
此言而已大抵能主忠信以爲學則必有忠誠以

事君事君之忠當素定於為學之日
 近世道學之倡陳白沙不為無力而學術之誤亦恐
 自白沙始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此白沙自得之妙
 也愚前所謂徒見夫至神者遂以為道在是矣而
 深之不能極而幾之不能研雖不為白沙而發而
 白沙之病正恐在此章楓山嘗為余言其為學本
 未固以禪學目之胡敬齋攻之尤力其言皆有所
 據公論之在天下有不可得而誣者矣
 丘文莊公雅不喜陳白沙大學衍義中有一處譏議
 異學似乎為白沙發也然公之文學固足以名世

而未有以深服白沙之心其卒也白沙祭之以文
 意殊不滿此殆程子所謂克最難者也
 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居業錄中言
 敬最詳蓋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然
 亦儘窮理但似乎欠透如去氣乃理之所為又去
 人之道乃仁義之所為又云所以為是太和者道
 也又云有理而後有氣又云易即道之所為但熟
 讀繫辭傳其說之合否自見蓋朱子雖認理氣為
 二物然其言極有開闔有照應後來承用者思慮
 皆莫之及是以失之若余子積之性書則其甚焉

者也性書有云氣嘗能輔理之美矣理豈不救氣
之衰乎余偶爲着一語云不謂理氣交相爲賜如
此

胡敬齋力攻禪學蓋有志於閑聖道者也但於禪學
本末似乎未嘗深究動以想像二字斷之安能得
其心服邪蓋吾儒之有得者固是實見禪學之有
得者亦是實見但所見者不同是非得失遂於此
乎判爾彼之所見乃虛靈知覺之妙亦自分明脫
洒未可以想像疑之然其一見之餘萬事皆畢卷
舒作用無不自由是以猖狂妄行而終不可與入

堯舜之道也愚所謂有見於心無見於性當爲不
易之論使誠有見乎性命之理自不至於猖狂妄
行矣蓋心性至爲難明是以多誤謂之兩物又非
兩物謂之一物又非一物除却心即無性除却性
即無心惟就一物中分割得兩物出來方可謂之
知性學未至於知性天下之言未易知也

居業錄云婁克貞見搬木之人得法便說他是道此
與運水搬柴相似指知覺運動爲性故如此說夫
道固無所不在必其合乎義理而無私乃可爲道
豈搬木者所能設使能之亦是儒者事矣其心必

以爲無適而非道然所搬之木苟不合義亦可謂之道乎愚讀此條不覺嘖然興嘆以爲義理之未易窮也夫法者道之別名凡事莫不有法苟得其法即爲合理是即道也搬木者固不知道爲何物但據此一事自是暗合道妙與夫婦之愚不肖與知能行一也道固無所不在若搬木得法而不謂之道得無有空缺處邪木所從來或有非義此其責在主者夫豈搬者之過邪若搬者即主則其得法處自是道得之非義自是非道顧可舉一而廢百邪禪家所言運水搬柴無非妙用蓋但以能搬能運者即爲至道初不問其得法與否此其所以與吾儒異也克貞雖是禪學然此言却不差敬齋乃從而譏之過矣

王伯安學術具在傳習錄中觀其與蕭惠及陸原靜答問數章可謂吾無隱乎爾錄中千言萬語無非是物而變動不居故驟而讀之者或未必能知其落著也原靜却善問儘會思索第未知後來契合何如

嘗得湛元明所著書數種觀其詞氣格力甚類揚子雲蓋欲成一家言爾然元明自處甚高自負甚大

子雲豈其有所屑為哉區區之見多有未合恨無由
相與細講以歸于至一姑記其一二如左
一陰一陽之謂道吾夫子贊易語也允明云自其一
陰一陽之中者謂之道然則聖人之言亦容有欠
缺處邪殆不然矣

易卦三百八十四爻中正備者六十有四中而不正
者亦六十有四正而不中者百二十有八不中不
正者亦百二十有八允明云吾觀於大易而知道
器之不可以二也爻之陰陽剛柔器也得其中正
焉道也其說器字甚明然但以得其中正者為道

不過六十四爻而已餘爻三百二十以為非道則
道器不容於不二矣如以為道則固未嘗得其中
正也不識允明果何以處之邪

允明言犬牛之性非天地之性即不知犬牛何從得
此性來天地間湏是二本方可

所謂理一者湏就分殊上見得來方是真切佛家所
見亦成一片緣始終不知有分殊此其所以似是
而非也其亦嘗有言不可籠統真如瞞肝佛性大
要以警夫頽空者爾於分殊之義初無干涉也其
既以事障又以理為障直欲拂除二障乃為至

道安得_レ不_レ爲籠統瞞肝乎陳白沙謂林緝熙曰斯
理無_レ一處不到無_レ一息不運得此欄柄入手更有
何事其說甚詳未乃去自茲以往更有分殊處合
要理會夫猶未嘗理會分殊而先已得此欄柄愚
恐其未免於籠統瞞肝也况其理會分殊工夫求
之所以自學所以教人皆無實事可見得非欲稍
自別於禪學而姑爲是言邪湛允明爲作改葬墓
碑并合要理會一句亦不用其平日之心傳口授
必有在矣

白沙詩教開卷第一章乃其病革時所作以示允明

者也所舉經書曾不過一二語而遂及於禪家之
杖喝何邪殆熟處難忘也所云莫秋莫喝只是掀
翻說蓋一悟之後則萬法皆空有學無學有覺無
覺其妙旨固如此金針之譬亦出佛氏以喻心法
也誰撥去者殆以領悟者之鮮其人而深屬意於
允明耳觀乎莫道金針不傳與江門風月釣臺深
之句其意可見註乃謂深明正學以闡釋氏之非
豈其然乎溥溥淵泉而時出之道理自然語意亦
自然曰截而後發便有作弄之意未可同年而語
也四端在我無時無處而不發見知皆擴而充之

即是實地上工夫今乃欲於靜中養出端倪既一味靜坐事物不交善端何緣發見過伏之久或者忽然有見不過虛靈之光景耳朝聞夕死之訓吾夫子所以示人當汲汲於謀道庶幾無負此生故程子申其義去聞道知所以爲人也夕死可矣是不虛生也今顧以此言爲處老處病處死之道不幾於侮聖言者乎道乃天地萬物公共之理非有我之所得私聖賢經書明若日星何嘗有一言以道爲吾爲我惟佛氏妄誕乃曰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今其詩有云無窮吾亦在又云玉臺形我我何

形吾也我也註皆指爲道也是果安所本邪然則所謂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正是惟我獨尊之說姑自成一家可矣必欲強合於吾聖人之道難矣哉

揚方震復余子積書有云若論一則不徒理一而氣亦一也若論萬則不徒氣萬而理亦萬也此言甚當但亦字稍覺未安

人呼吸之氣即天地之氣自形體而觀若有內外之分其實一氣之往來爾程子云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即氣即理皆然

蔡介夫中唐蒙引論鬼神數段極精其一生做窮理工夫且能力行所學蓋儒林中之傑出者老子五千言諸丹經莫不祖之詳其首尾殊未見其有不合者然則長生久視之道當出於老子無疑矣

魏伯陽參同契將六十四卦翻出許多說話真是巧其實一字也無所用故有教外別傳之說後來張平叔說得亦自分明所謂工夫容易藥非遙說破人須失笑是已使吾朱子灼知其為可笑其肯留意於此乎然朱子之考訂此書與註楚辭一意蓋

當其時其所感者深矣吾黨尤不可不知

參同契有彭曉陳顯微儲華谷陰真人俞琰陳致虛六家註皆能得其微旨內俞註最佳次則二陳陰註似乎意未盡達蓋祕之也儲註甚簡中間却有眼目彭註亦未甚明又有無名氏一家註一家專言內事一家以傳會鑪火之術失之遠矣俞有易外別傳一卷亦佳其言大抵明備而含蓄此所以優於他註也

讀參同契發揮到蟾蜍與兔魄日月無雙明下方出呼吸二字要之金丹作用之妙不出呼吸二字而

已如不識此二字之為妙皆惑於他歧者也

仙家妙旨無出參同契一書然須讀悟真篇首尾貫

通而無所遺方是究竟處也悟真篇本是發明仙

家事未乃致意於禪其必有說矣然使真能到得

究竟處果何用乎

神仙之說自昔聰明之士鮮不慕之以愚之愚早亦

嘗究心焉後方識破故詳舉以為吾黨告也天地

間果有不死之物是為無造化矣誠知此理更不

必枉用其心如其信不能及必欲僥倖於萬一載

胥及溺當誰咎哉

嘗閱佛書數種姑就其所見而論之金剛經心經可

為簡盡圓覺詞意稍復法華緊要指示處纔十二

三餘皆間言語耳且多誕謾達磨雖不立文字直

指人心見性成佛然後來說語不勝其多亦嘗略

究其始終其教人發心之初無真非妄故云若見

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悟入之後則無妄非真故云

無明真如無異境界雖頓漸各持一說大抵首尾

衡決真妄不分真誠淫邪道之尤者如有聖王出

韓子火攻之策其必在所取夫

朱子嘗疑金剛經大意之問有云彼所謂降伏者非

謂欲遏伏此心謂盡降收世間衆生之心入它無
餘涅槃中滅度都教你無心了方是此恐未然詳
其語意只是就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說
蓋欲盡滅諸相乃見其所謂空者耳

法華經如來壽量品所云成佛以來甚大久遠壽命
無量常住不滅雖不實滅而言滅度以是方便教
化衆生此經中切要處諸佛如來秘密之藏不過
如此間言語居其大半可厭分別功德品偈中所
說若布施若持戒若忍辱若精進若禪定五波羅
蜜皆謂之功德及云有善男女等聞我說壽命乃

至一念信其福過於彼蓋於雖滅不滅之語若信
得及即是實見是爲第一般若多羅蜜其功德不
可思議以前五者功德比此千萬億分不及其一
其實只爭悟與未悟而已

事理二障出圓覺經其失無逃於程子之論矣經有
草堂僧宗密疏畧未及見但見其所自序及裴休
一序說得佛家道理亦自分明要皆只是說心遂
認以爲性終不知性是何物也此經文法圓熟照
應分明頗疑翻譯者有所闕色天抵佛經皆出翻
譯者之手非盡當時本文但隨其才識以爲淺深

工拙焉耳

中庸舉鸞飛戾天魚躍于淵二語而申之云言其上
下察也佛家亦嘗有言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鬱鬱
黃花無非般若語意絕相似只是不同若能識其
所以不同自不為其所惑矣

朱子嘗論及釋氏之學太抵謂若識得透應于罪惡
即都無了然則此一種學在世上乃亂臣賊子之
三窟耳所舉王履道者愚未及詳考其人但嘗驗
之邢恕明辨有才而復染禪學後來遂無所不為

吁可畏哉

困知記卷下終

